昭明文選/卷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一 ◄

文選
卷第三十二 騷上

► 卷三十三

離騷經 九歌四首

騷上

離騷經

〈序曰：離騷經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與楚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為三閭大夫。同列大夫上官、靳尚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。王乃流屈原。原乃作離騷經，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，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。〉

屈平

王逸注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〈苗，胤也。裔，末也。高陽，顓頊有天下之號也。帝繫曰：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，是楚先。其後熊繹事周成王，封為楚子，居於丹陽。其孫武王，求尊爵於周，周不與，遂僭號稱王，始都於郢。是時生子瑕，受屈為客卿，因胤末之子孫，恩深而義厚也。〉朕皇考曰伯庸。〈朕，我也。皇，美也。父死稱考。詩曰：既右烈考。伯庸，字也。屈原言：我父伯庸，體有美德，以忠輔楚，世有令名，以及於己。〉攝提貞于孟陬兮，〈太歲在寅曰攝提。孟，始也。貞，正也。于，於也。正月為陬。

〉惟庚寅吾以降。〈惟，辭也。庚寅日降下也。寅為陽正，庚為陰正。言己以太歲在寅，正月始春，庚寅之日，下母之體。〉皇覽揆余于初度兮，〈皇，皇考也。覽，睹也。揆，度也。〉肇錫余以嘉名。〈肇，始也。錫，賜也。嘉，善也。言己美父伯庸，觀我始生年時，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，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。〉名余曰正則兮，〈正，平也。則，法也。〉字余曰靈均。〈靈，神也。均，調也。言平正可法則者，莫過於天；養物均調者，莫神於地。高平曰原，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，字我曰原以法地。夫人非名不榮，非字不彰。故子生，父思善應而名字之，以表其德，觀其志也。〉

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〈紛，盛貌。〉又重之以脩能。〈脩，遠也。言己之生，內含天地之美氣，又重有絕遠之能，與眾異也。〉扈江離與辟芷兮，〈扈，披也。楚人名披為扈。江離、芷，皆香草也。辟，為幽也。芷，幽而香。〉紐秋蘭以為佩。〈紐，索也，蘭，香草也，秋而芳。佩，飾也，所以象德。言己脩身清潔，乃取江離、辟芷以為衣被，紐索秋蘭以為佩飾，博采眾善以自約束。〉汩余若將不及兮，〈汩，去貌，疾若水流也。〉恐年歲之不吾與。〈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，誠欲輔君，心汲汲常若不及。又恐年忽過，不與我相待而身老。〉朝搴阰〈音毗〉之木蘭兮，〈搴，取也。阰，山名。〉夕攬洲之宿莽。〈攬，采也。水中可居者曰洲。草冬生不死者，楚人名曰宿莽。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，上事太陽，承天度也。夕入洲澤采取宿莽，下奉太陰，順地數也。動以神祇，自敕誨也。木蘭去皮不死，宿莽遇冬不枯。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，己受天性，終不可變易。〉日月忽其不淹兮，〈淹，久也。〉春與秋其代序。〈代，更也。序，次也。言日月晝夜常行，忽然不久，春往秋來，以次相代。言天時易過，人年易老。〉惟草木之零落兮，〈零，落，皆墮也。草曰零，木曰落。〉恐美人之遲暮。〈遲，晚也。美人，謂懷王也。言天時運轉，春生秋殺，草木零落，歲復盡矣。而君不建立道德，舉賢用士，則年老暮晚，而功不成。〉不撫壯而棄穢兮，〈年德盛曰壯。棄，去也。穢，行之惡也，以喻讒佞。百草為稼穡之穢，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。〉何不改此度也？〈改，更也。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，脩明政教，棄遠讒佞，無令害賢。改此惑誤之度，脩先王之法也。〉乘騏驥以馳騁兮，〈騏驥，駿馬也，以喻賢智。言乘駿馬，一日可致千里，以言任賢智，即可至於治也。〉來吾導夫先路！〈言己如得任用，將驅先行，願來隨我，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。〉

昔三后之純粹兮，〈昔，往也。后，君也，謂湯、禹、文王也。至美曰純。齊同曰粹。〉固眾芳之所在。〈眾芳，喻群賢也。言往古夏禹、殷湯、周王，所以能純美其德，而有聲明之稱者，皆舉用眾賢，使在顯職，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。〉雜申椒與菌桂兮，〈申，重也。椒，香木。其芳小，重之乃香。菌，薰也。葉曰蕙，根曰薰也。〉豈維紉夫

蕙茝？〈紐，索也。蕙、茝，皆香草也，以喻賢者。言禹、湯、文王雖有聖德，猶雜用眾賢，以致於化，非獨索蕙茝，任一人也。〉彼堯舜之耿介兮，〈耿，光也。介，大也。〉既遵道而得路。〈遵，循也。路，正也。言堯、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，以脩用天地之道，舉賢任能，使得萬事之正也。〉何桀紂之昌披兮，〈昌披，衣不帶貌。〉夫唯捷徑以窘步！〈捷，疾也。徑，邪道。窘，急也。言桀、紂愚惑，違背天道，施行惶遽，衣不及帶，欲涉邪徑，急疾為治，故身觸陷阱，至於滅亡。〉惟黨人之偷樂兮，〈黨，朋也。論語曰：群而不黨。偷，苟也。〉路幽昧以險隘。〈幽昧，不明也。險隘，諭傾危也。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，嫉妒忠直，苟且偷樂，不知君道不明，國將傾危，以及其身。〉豈余身之憚殃兮，〈憚，難也。殃，咎也。〉恐皇輿之敗績。〈皇，君也。輿，君之所乘也。以諭國也。績，功也。言我欲諫爭者，非難身之被殃咎也。但恐君國傾危，以敗先王之功。〉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〈踵，繼也。武，跡也。詩曰：履帝武敏歆。言己急欲奔走先後，以輔翼君者，冀及先王之德，繼續其跡，而廣其基也。奔走先後，四輔之職也。詩曰：予聿有奔走，予聿有先後。是之謂也。〉荃不察余之忠情兮，〈荃，香草也，以諭君也。人君被服芬香，故以香為諭。惡數指斥尊者，故變言荃也。〉反信讒而齌怒。〈齌，疾也。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，反信讒言而疾怒。〉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，〈謇謇，忠言貌也。易曰：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。〉忍而不能舍也。〈舍，止也。言己忠言謇謇，諫君之過，必為身患，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。〉指九天以為正兮，〈指，語也。九天，謂中央八方也。正，平也。〉夫唯靈脩之故也。〈靈，神也。脩，遠也。能神明遠見者君德，故以諭君。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，上指九天，告語神明，使平正之。唯用懷王之故，欲自盡也。〉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。〈遁，隱也。言懷王始信任己，與我平議國政，後用讒言，中道悔恨，隱遁其情，而有他志。〉余既不難離別兮，〈近曰離，遠曰別。〉傷靈脩之數化。〈化，變也。言我竭忠見過，非難與君離別也；傷念君信用讒言，志數變易，無常操也。〉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〈滋，蒔也。十二畝為畹。〉又樹蕙之百畝。〈樹，種也。二百四十步為畝。言己雖見放流，猶種蒔眾香，脩行仁義，勤身自勉，朝暮不倦。〉畦留夷與揭車兮，〈留夷，香草也。揭車，亦香草，一名芑輿。五十畝為畦。〉雜杜衡與芳芷。〈杜衡、芳芷，皆香草名也。言己積累眾善，以自絜飾，復植留夷、杜衡，雜以芳芷，芬香益暢，德行彌盛也。〉冀枝葉之峻茂兮，〈冀，幸也。峻，長也。〉願俟時乎吾將刈。〈刈，穫也。言己種植眾芳，幸其枝葉盛長，實核成熟，願待天時，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。以言君亦宜畜養眾賢，以時進用，而待仰其治也。〉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〈萎，病也。絕，落也。〉哀眾芳之蕪穢。〈言己所種芳草，當刈未刈，蚤有霜雪，枝葉雖蚤萎病絕落，何能傷我乎？哀惜眾芳摧折，枝葉蕪穢而不成也。以言己脩行忠信，

冀君任用，而遂斥棄，則使眾賢志士，失其行也。〉

眾皆競進以貪婪兮，〈競，並也。愛財曰貪，愛食曰婪。〉憑不猒乎求索。〈憑，滿也。楚人名滿為憑。言在位之人，無有清絜之志，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，中心雖滿，猶復求索不知猒飽。〉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〈羌，楚人語詞也。以心揆心為恕。量，度也。〉各興心而嫉妒。〈害賢為嫉，害色為妒。言在位之臣，心皆貪婪。內以其志恕度他人，謂與己不同，則各生嫉妒之心，推棄清絜，使不得用也。〉忽馳騖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〈言眾人所以馳騖惶遽者，追逐權貴求財利也，故非我心之所急務。眾急於利，我獨急於義者也。〉老冉冉其將至兮，〈冉冉，行貌。〉恐脩名之不立。〈立，成也。言人年命冉冉而行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，恐脩身建德，而功不成名不立也。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〈墜，墮也。〉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〈言己旦飲香木之墮露，吸正陽之津液；暮食芳菊之落英。言吞陰陽之精粲，動以香淨自潤澤。〉苟余情其信姱〈苦瓜〉以練要兮，〈苟，誠也。練，簡也。〉長顑〈呼感〉頷亦何傷。〈顑頷，不飽貌也。言己飲食好美，中心簡練而合道要，雖長顑頷，飢而不飽，亦無所傷病也。〉攬木根以結茝兮，〈攬，持也。〉貫薜荔之落蘂。〈貫，累也。薜荔，香草也。緣木而生。落，墮也。蘂，實貌。言己施行，常攬木引堅，據持根本；又貫累香草之實，執持忠信，不為華飾之行也。〉矯菌桂以紉蕙兮，〈矯，直也。〉索胡繩之纚纚。〈胡繩，香草也。纚纚，索好貌。言己行雖據根本，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，紉索胡繩，令之澤好，以善自約束，終無懈已。〉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時俗之所服。〈言我忠信謇謇者，乃上法前代遠賢，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。〉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〈周，合也。〉願依彭咸之遺則。〈彭咸，殷賢大夫，諫其君不聽，自投水而死。遺，餘也。則，法也。言己所行忠信，雖不合於今之人，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，以自率厲也。〉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人生之多艱。〈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俗，將效彭咸沈身於淵。乃太息長悲，哀念萬民，受命而生，遭遇多艱，以隕其身也。〉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〈鞿羈，以馬自喻也。韁在口曰鞿，革絡頭曰羈。言為人所係纍也。〉謇朝誶而夕替。〈誶，諫也。詩云：誶予不顧。替，廢也。言己雖有絕遠之智，姱好之姿，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纍矣。故朝諫謇謇於君，夕暮而身廢棄也。〉既替余以蕙纕兮，〈纕，佩帶也。〉又申之以攬茝。〈又，復也。言君所以廢棄己者，以余帶佩眾香，行以忠正之故也。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，執志彌篤也。〉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〈悔，恨也。言己履行忠信，執守清白，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。雖以見過支解，九死終不悔恨也。〉怨靈脩之浩蕩兮，〈靈脩，謂懷王也。浩，猶浩浩。蕩，猶蕩蕩。無思慮貌也。〉終不察夫人心。〈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，以其用心浩蕩，驕敖放恣，無有思慮，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。故朱紫相亂，國將傾危也。〉眾女嫉余之娥眉兮，〈眾女，謂臣眾也。娥眉，好貌。〉謠

諀謂余以善淫。〈謠，謂毀也。諀音啄，猶譖也。淫，邪也。言眾女嫉妒娥眉美好之人，譖而毀之，謂之善淫，不可信也。猶眾臣妒嫉中正，言己淫邪不可任也。〉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偭規矩而改錯。〈偭，背也。圓曰規，方曰矩。錯，置也。言今時之工，才知彊巧，背去規矩，更造方圓，必不堅固，敗材木也。以言佞臣巧於言語，背違先聖之法，以意妄造，必亂政化危君國也。〉背繩墨以追曲兮，〈追，隨也。繩墨所以正曲者。〉競周容以為度。〈周，合也。度，法也。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，隨從曲木，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。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，背棄忠直，隨從枉佞，苟合於世，以求容媚，以為常法，身必傾危而被刑戮。〉忳鬱邑余侘傺兮，〈忳，徒昆切，憂貌也。侘傺，失志貌也。侘，丑加切，猶堂堂立貌也。傺，丑世切，住也。楚人名住曰傺。〉吾獨窮困乎此時也！〈言我所忳忳而憂，中心鬱邑，悵然住立而失志者，以不能隨從時俗，屈求容媚，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。〉寧溘死以流亡兮，〈溘，猶奄也。〉余不忍為此態也！〈言我寧奄然而死，形體流亡，不忍以忠正之性，為邪淫之態也。〉鸷鳥之不群兮，〈鸷，執也。謂能執服眾鳥，鷹鸇之類也。以諭忠正。〉自前代而固然。〈言鸷鳥執志剛厲，特處不群，以言忠正之士，亦執分守節，不隨俗人。自前代固然，非獨於今。〉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！〈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，誰有異道而相安邪？言忠佞不相為謀也。〉屈心而抑志兮，〈抑，案也。〉忍尤而攘詬。〈尤，過也。攘，除也。詬，恥也。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，含忍罪過而不去者，欲以除去恥辱，誅讒佞之人，如孔子誅少正卯也。〉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〈言士有伏清白之志，以死忠直之節者，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。故武王伐紂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也。〉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〈悔，恨也。相，視也。察，審也。〉延佇乎吾將反。〈延，長也。佇，立貌也。詩云：佇立以泣。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，當若比干仗節死義。故長立而望，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。〉迴朕車以復路兮，〈迴，旋也。〉及行迷之未遠。〈迷，誤也。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，反迷己誤欲去之路，尚未甚遠也。同姓無相去之義，故欲還也。〉步余馬於蘭皋兮，〈步，徐行也。澤曲曰皋。〉馳椒丘且焉止息。〈土高曰丘，四墮曰椒丘。言己欲還，則徐徐行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，以觀聽懷王，遂馳高丘而止息，以須君命。〉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〈退，去也。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，君不肯納，恐重遇禍，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絜之服〉製芰荷以為衣兮，〈製，裁也。芰，菱也。荷，扶蕖也。〉集芙蓉以為裳。〈芙蓉，蓮華也。上曰衣，下曰裳。言己進不見納，猶復製裁芰荷，集合芙蓉，以為衣裳。被服愈絜，脩善益明。〉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〈岌岌，高貌。〉長余佩之陸離。〈陸離，參差眾貌也。言己懷德不用，復高我之冠，長我之佩，尊其威儀，整其服飾，以異於眾也。〉芳與澤其雜糅兮，〈芳，德之臭也。澤，質之潤也。玉堅而有澤。糅，雜也。〉

唯昭質其猶未虧。〈唯，獨也。昭，明也。虧，歇也。言我外有芬芳之德，外有玉澤之質，二美雜會，兼在於己，而不得施用，故獨保明身，無有虧失而已。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，不用則獨善其身。〉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〈荒，遠也。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，而不見省，故忽然反顧而去，將遊目往觀四遠之外，以求賢君也。〉佩繽紛其繁飾兮，〈繽紛，盛貌。〉芳菲菲其彌章。〈菲菲，猶勃勃也。芳，香貌也。章，明也。言己雖欲之四荒，猶整飾儀容，佩玉繽紛而眾盛，忠信勃勃而愈明，不以遠故改其行。〉人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為常。〈言萬人稟天命而生，各有所樂，或樂諂佞，或樂貪淫，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。〉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。〈懲，艾也。言己好脩忠信以為常行，雖獲罪支解，志猶不艾也。〉

女嬃之嬋媛兮，〈女嬃，屈原姊也。嬋媛，猶牽引也。〉申申其詈予。〈申，重也。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眾合，以見放流。故來牽引數怒，重詈我也。〉曰鯀婞直以亡身兮，〈曰，女嬃詞也。鯀，堯臣也。帝繫曰：顓頊後五葉而生鯀。婞音脛，很也。〉終然夭乎羽之野。〈蚤死曰夭。言堯使鯀治洪水，婞很自用，不順堯命，乃殛之於羽山，死於中野。女嬃比屈原於鯀，不承君意，亦將遇害。〉汝何博謇而好脩兮，紛獨有此姱節？〈女嬃數諫屈原，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，好脩謇謇姱異之節，不與眾同，而見憎惡於世。〉薋菉葹以盈室兮，〈薋，蒺藜也。菉，王芻也。葹，枲耳也。詩曰：楚楚者薋。又曰：終朝采菉。三者皆惡草也，以喻讒佞盈滿也。〉判獨離而不服。〈判，別貌也。女嬃言眾人皆佩薋菉枲耳，為讒佞之行，滿於朝廷，而獲富貴；汝獨服蘭蕙，守忠直，判然離別，不與眾同，故斥棄也。〉眾不可戶說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！〈屈原外困群佞，內被姊詈，知時莫識。言己心志所執，不可戶說人告，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？〉世並舉而好朋兮，夫何煢獨而不予聽！〈煢，孤也。詩曰：哀此煢獨。予，我也。言時俗之人，皆行佞偽，相朋黨，並相薦舉；忠直之士，孤煢特獨，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。〉

依前聖之節中兮，〈節，度也。〉喟憑心而歷茲。〈歷，數也。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，節其中和，喟然舒憤懣之心，歷前代成敗之道，而作此詞者也。〉濟沅湘以南征兮，〈沅、湘，水名也。〉就重華而陳詞。〈重華，舜名也。帝繫曰：瞽叟生重華，是為帝舜，葬於九疑山，在於沅、湘之南。言己依聖王法，而行不容於俗，故欲度沅、湘之水南行，就舜陳詞。自說稽疑聖帝，冀聞祕要，以自開悟。〉啟九辯與九歌兮，〈啟，禹子也。九辯、九歌，禹樂也。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。啟能承志，續敘其業，育養品類。故九州之物，皆可辯數；九功之德，皆有次敘而可歌也。左傳曰：六府三事，謂之九功。九功之德，皆可歌也，謂之九歌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謂之六府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謂之三事。〉夏康娛以自縱。〈夏康，啟子太康也。娛，樂也。縱，放也。

〉不顧難以圖後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〈圖，謀也。言夏太康不遵禹、啟之樂，而更作淫聲，放縱情欲以自娛樂。不顧患難，不謀後葉，卒以失國。兄弟五人，家居閭巷，失尊位也。書序曰：太康失國，昆弟五人，須于洛汭，作五子之歌。此逸篇也。〉羿淫遊以佚田兮，〈羿，諸侯也。田，獵也。〉又好射夫封狐。〈封狐，大狐也。言羿為諸侯，荒淫遊戲，以佚田獵，又射殺大狐。〉固亂流其鮮終兮，〈鮮，少也。〉浞又貪夫厥家。〈浞，寒浞，羿相也。厥，其也。婦謂之家。言羿因夏衰亂，代之為政，娛樂田獵，不恤人事，信任寒浞，使為國相。浞行媚於內，施賂於外，樹之詐慝，而專其權勢。羿田將歸，使家臣眾逢蒙射而殺之，貪取其家以為妻也。羿以亂得政，身即滅亡，故言鮮終也。〉澆身被服強圉兮，〈澆，寒浞子也。強圉，多力也。〉縱欲而不忍。〈縱，放也，言浞取羿妻而生澆，強梁多力，縱放其情，不忍其欲，以殺夏后相也。〉日康娛而自忘兮，〈康，安也。〉厥首用夫顛隕。〈首，頭也。自上下曰顛。隕，墮也。言澆既殺夏后相，安居無憂，日作淫樂，忘其過惡，卒為相子少康所誅，其首顛隕而墮也。論語曰：羿善射，羿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自此以上，羿、澆、寒浞事，皆見於左傳。〉夏桀之常違兮。乃遂焉而逢殃。〈殃，咎也。言夏桀上背於天道，下逆於人理，乃遂以逢殃咎，為殷湯所誅滅。〉后辛之菹醢兮，〈辛，殷之亡王紂名也。藏菜曰菹，肉醬曰醢。〉殷宗用而不長。〈言紂為無道，殺比干，醢梅伯。武王把黃鉞，行天罰，殷宗遂絕，不得久長也。〉湯禹嚴而祗敬兮，〈嚴，畏也。祗，敬也。〉周論道而莫差。〈周，周家也。差，過也。言殷湯、夏禹、周之文王，受命之君，皆畏天敬賢，論議道德，無有過差。故能獲神人之助，子孫蒙福也。〉舉賢而授能兮，脩繩墨而不陂。〈陂，傾也。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，舉賢用能，不顧左右；循用先聖法度，無有傾失。故能綏萬國、安天下也。易曰：無平不陂。〉皇天無私阿兮。〈竊愛為私，所祐為阿。〉覽人德焉錯輔。〈錯，置也。輔，佐也。言皇天明神，無所私阿。觀萬民之中有道德之者，因置以為君，使賢輔佐，成其志也。故桀為無道，傳與湯；紂為淫虐，傳與文王。〉夫維聖哲以茂行兮，〈哲，智也。茂，盛也。〉苟得用此下土。〈苟，誠也。下土，謂天下也。言天下之所立者，獨有聖明之知，盛德之行，故得用事天下，而為萬人之主。〉瞻前而顧後兮，〈顧，視也。〉相觀人之計極。〈相，視也。計，謀也。極，窮也。言前觀禹、湯之所以興，顧視桀、紂之所以亡，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，窮其真偽。〉夫孰非義而可用兮，孰非善而可服。〈服，服事也。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，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？言人非義則德不立，非善則行不成。〉阽余身而危死兮，〈阽，猶危也。〉覽余初其猶未悔。〈言己正言危行，身將危亡。上觀初代伏節之士，我志所樂，終不悔恨。〉不量鑿而正枘兮，〈量，度也。正，方也。〉固前脩以菹醢。〈言工不度其鑿，而方正其枘，則物不固而木破矣。臣不量君賢愚，竭其忠信，則被罪過而身殆也。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，龍逢、梅伯是也。〉曾歔欷余鬱邑兮，〈曾，累也。歔欷，懼貌也。

〉哀朕時之不當。〈言我累息而懼，鬱邑而憂者，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，而值葙醢之日。〉攬茹蕙以掩涕兮，〈茹，柔耎也。〉霑余襟之浪浪。〈霑，濡也。衣皆謂之襟。浪浪，流貌也。言自傷放在山澤，心悲泣下，霑濡我衣，浪浪而流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，不以悲故失仁義也。〉

跪敷衽以陳詞兮，〈敷，布也。〉耿吾既得此中正。〈耿，明也。言己睹禹、湯、文王脩德以興天下，見羿、澆、桀、紂行惡以亡，中知龍逢、比干執履忠直，身以葙醢。乃長跪布衽，俛首自省念，仰訴於天，中心曉明，得此中正之道，情合真人，神與化游。故得乘雲駕龍，周歷天下，以慰己情，緩憂思也。〉馺玉虯以乘鷖兮，〈有角曰龍，無角曰虯。鷖，鳳皇別名也。山海經曰：鷖，身有五采。〉溘埃風余上征。〈溘，猶奄也。埃，塵也。言我設往行游，將乘玉虯，駕鳳車，淹塵埃而上征，去離時俗，遠群小也。〉朝發軔於蒼梧兮，〈軔，支輪木也。蒼梧，舜所居。〉夕余至乎縣圃。〈縣圃，神山。淮南子曰：縣圃，在崑崙閶闔之中，乃維上天。言己朝發帝舜之居，夕至縣圃之山。受道聖王，而登神明之山。〉欲少留此靈瑣兮，〈靈以喻君。瑣，門鏤也。文如連瑣，楚王之省閤也。〉日忽忽其將暮。〈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，以須政教，日又忽去，時將欲暮，年歲且盡。言己衰老也。〉吾令羲和弭節兮，〈羲和，日御也。弭，按也。〉望崦嵫而勿迫。〈崦嵫，日所入之山也。迫，附也。言我恐日暮年老，道德不施，欲令日御按節徐行，望日所入之山，且勿附近，冀及盛時遇賢君也。〉路曼曼其脩遠兮，〈脩，長也。〉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〈言天地廣大，其路曼曼，遠而且長，不可卒遍。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，與己合志者也。〉飲余馬於咸池兮，〈咸池，日所浴也。〉總余轡乎扶桑。〈總，結也。扶桑，日所拂木也。淮南子言：日出暘谷，浴於咸池，拂于扶桑，爰始將行，是謂朏明。我乃往至東極之野，飲馬於咸池，與日俱浴，以絜己身。結我車轡於扶桑，以留日行，幸得不老延年壽。〉折若木以拂日兮，〈若木，在崑崙西極，其華照下地。拂，擊也。〉聊須臾以相羊。〈聊，且也。須臾、相羊，皆游也。言己總結日轡，恐不能制，年時卒過，故復轉之西極，折取若木，以拂擊日，使之還去。且相羊而游，以俟君命也。或謂拂，蔽也。以若木蔽日，使不得過。〉前望舒使先驅兮，〈望舒，月御也。月體光明，以喻臣清白。〉後飛廉使奔屬。〈飛廉，風伯也。風為號令，以諭君命。言己使清白之臣，如望舒先驅求賢，使風伯奉君命於後，以告百姓。〉鸞皇為余先戒兮，〈鸞，俊鳥也。皇，雌鳳。以喻明知之士也。〉雷師告余以未具。〈雷為諸侯以興君。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，先戒百官將往適道，而君怠墮，告我嚴裝未具。〉吾令鳳皇飛騰兮，又繼之以日夜。〈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，飛行天下，以求同志，續以日夜，冀逢遇之。〉飄風屯其相離兮，〈回風曰飄。飄風，無常之風，以興邪惡。〉帥雲霓而來御。〈雲霓，惡氣。以喻佞人。御，迎也。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，欲與

俱共事君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，謀欲離己。又遇佞人相帥來迎，欲使我變節以隨之。〉紛總總其離合兮，〈總總，猶僔僔，聚貌也。〉班陸離其上下。〈班，亂貌也。陸離，分散也。言己游觀天下，但見俗人競為讒佞，僔僔相聚，乍離乍合，上下之義，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。〉吾令帝閽開關兮，〈帝，謂天帝也。閽，主門者。〉倚閶闔而望予。〈閶闔，天門也。言己求賢不得，嫉惡讒佞，將上愬天帝，使閽人開關。又倚天門望而距我，使我不得入也。〉時曖曖其將罷兮，〈曖曖，昏貌。罷，極也。〉結幽蘭而延佇。〈言時世昏昧，無有明君。周行罷極，不愚賢士。故結芳草而長立，有還意也。〉世溷濁而不分兮，〈溷，亂也。濁，貪也。〉好蔽美而嫉妒。〈言時世君亂臣貪，不別善惡，好蔽美德，而嫉妒忠信。〉

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〈濟，度也。淮南子曰：白水出崑崙之源，飲之不死。〉登閬風而緤馬。〈閬風，山名，在崑崙上。緤，繫也。言我見中國溷濁，則欲度白水，登神山，屯車繫馬而留止。白水絜淨，閬風清明。言己脩絜白之行，不懈怠也。〉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〈楚有高丘之山。女以喻臣。言己雖去意不能已，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，心為之悲而流涕。〉溘吾遊此春宮兮，〈溘，奄也。春宮，東方青帝舍。〉折瓊枝以繼佩。〈繼，續也。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，觀萬物始生，皆出仁義，復折瓊枝以續佩，守行仁義，志彌固也。〉及榮華之未落兮，〈榮華，喻顏色也。落，墮也。〉相下女之可貽。〈相，視也。貽，遺也。言己既脩行仁義，思得同志，願及年德盛時，顏貌未老，視天下賢人，將持玉帛聘而遺之，與俱事君也。〉吾令豐隆乘雲兮，〈豐隆，雲師。〉求宓妃之所在。〈宓妃，神女也，以喻隱士。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，欲與并力也。〉解佩纕以結言兮，〈纕，佩帶也。〉吾令蹇脩以為理。〈蹇脩，伏羲氏之臣也。理，分理，述禮意也。言既見宓妃，則解我佩帶之玉，以結言語，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。伏羲時淳朴，故使其臣。〉紛總總其離合兮，忽緯繣其難遷。〈緯繣，乖戾也，呼麥切。遷，徙也。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，而讒人復相聚毀敗，令其意一合一離，遂以乖戾而見距絕。言所居深僻，難遷徙也。〉夕歸次於窮石兮，〈次，含也。再宿為信，過信為次。淮南曰：弱水出于窮石，入于流沙。〉朝濯髮乎洧槃。〈洧盤，水名也。禹大傳曰：洧槃之水，出崦嵫之山。言宓妃體好清絜，暮所歸舍窮石之室，朝沐洧槃之水，遁世隱居，而不肯仕。〉保厥美以驕傲兮，〈倨簡曰驕，侮慢曰傲。〉日康娛以淫遊。〈康，安也。言宓妃用志高遠，保守美德，驕傲侮慢，日自娛樂以遊戲，無事君之意也。〉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〈違，去也。改，更也。言宓妃雖有美德，驕傲無禮，不可與共事君；來去相棄，而更求賢也。〉覽相觀於四極兮，周流乎天余乃下。〈言我乃復往，觀視四極，周流求賢，然後乃來下。〉望瑤臺之偃蹇兮，〈偃蹇，高意。〉見有娀之佚女。〈有娀，國名也。佚，美也。謂帝嚳之妃契

母簡狄也。簡狄配聖帝，生賢子，以喻貞賢也。詩曰：有娀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。呂氏春秋曰：有娀氏有美女，為之高臺而飲食之。言己望瑤臺高峻，睹有娀氏美女，思得與共事君也。〉吾令鴆為媒兮，〈鴆，惡鳥也。明有毒殺人，以喻讒賊。〉鴆告余以不好。〈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，其性讒賊，不可信用。還詐告我言不好。〉雄鳩之鳴逝兮，〈逝，往也。〉余猶惡其佻巧。〈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，其性輕佻巧利，多語而無要實，復不可信也。〉心猶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適而不可。〈適，往也。言己令鴆為媒，其心讒賊，以善為惡。又使雄鳩，多言少實，故中心狐疑猶豫。意欲自往，禮又不可也。〉鳳皇既受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〈高辛，譽有天下號也。帝繫曰：高辛氏為帝譽，次妃有娀氏女，生契。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，受禮遺，將恐帝譽以先我得簡狄也。〉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遊以逍遙。〈言己既求簡狄，復後高辛。欲遠集他方，又無所之。故且遊戲觀望，以忘憂也。〉及少康之未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。〈少康，夏后相之子也。有虞，國名也。姓姚氏，舜後也。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，少康逃奔有虞。虞因妻以二女，而邑於綸，有田一成，有眾一旅，能布其德以收夏眾，遂誅滅澆，復禹舊績。屈原放至遠方之外，博求眾賢，索宓妃則不肯見，求簡狄又後高辛。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，以成顯功也。是不欲遠去貌。〉理弱而媒拙兮，〈拙，鈍。〉恐導言之不固。〈言己欲效少康，留而不去，又恐媒人弱鈍，達言於君，不能堅固，復使回移。〉時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。〈再言時溷濁者，懷、襄二世不明，故群下好蔽中正之士，而舉邪惡之人。〉閨中既邃遠兮，〈小門謂之閨。邃，深也。〉哲王又不寤。〈哲，知也。寤，覺也。言君處宮殿之中，其閨邃遠，忠言難通，指語不達。自明智之王，尚不覺善惡之情，高宗殺孝己是已。何況不智之君，而以闇蔽，固其宜也。〉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！〈言我懷忠信之情，不得發用，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？意欲復去也。〉

索瓊茅以筵篿兮，〈索，取也。瓊茅，靈草也。筵，小破竹也。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。筵音廷。篿音專。〉命靈氛為余占之。〈靈氛，古明占吉凶者也。言己欲去則無所集，欲止則又不見用，憂懣不知所從，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，以卜去留，使明知靈氛，占其吉凶。〉曰：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慕之？〈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，兩美必合。楚國誰能信明善惡，脩行忠直，欲相慕及者乎？己宜以時去之也。〉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？〈言我思念天下博大，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？〉曰：勉遠逝而無疑兮，孰求美而釋女？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？〈爾，女也。懷，思也。宇，居也。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，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？此皆靈氛之詞。〉時幽昧以眩曜兮，〈眩曜，惑亂貌。〉孰云察余之美惡？〈屈原答靈氛曰：當時之君，皆暗昧惑亂，不知善惡。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？是難去之意。〉人好惡其不同兮，惟此黨人其獨異。〈黨，

鄉黨，謂楚國也。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，其性不同，此楚國尤獨異也。〉戶服艾以盈要兮，〈艾，白蒿也。盈，滿也。〉謂幽蘭其不可佩。〈言楚人戶服白蒿，滿其要帶，以為芬芳；反謂幽蘭臭惡，為不可佩也。以言君親愛讒佞，憎遠忠直而不近也。〉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，〈察，視也。〉豈珥美之能當？〈珥，美玉也。相玉書言：珥大六寸，其曜自照。言時人無能識臧否，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，豈當知玉之美惡乎？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，禽獸易別於珠玉，珠玉易別於忠佞。知人最難。〉蘇糞壤以充幃兮，〈蘇，取也。充，滿也。壤，土也。幃謂之膝。膝，香囊也。〉謂申椒其不芳。〈言取糞土以滿香囊，佩而帶之，反謂申椒臭而不香。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。〉

欲從靈氛之吉占兮，心猶豫而狐疑。〈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，則心狐疑。念楚國也。〉巫咸將夕降兮，〈巫咸，古神巫也，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。〉懷椒糈而要之。〈椒，香物，所以降神。糈，精美，所以享神。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，願懷椒糈要之，使筮吉凶。〉百神翳其備降兮，九疑繽其並迎。〈翳，蔽也。繽，盛貌也。九疑，舜所葬也。言巫咸得己椒糈，則將百神蔽日來下，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。知己之意。〉皇剡剡其揚靈兮，〈皇，皇天也。剡剡，光貌。〉告余以吉故。〈言皇天揚其光靈，使百神告我當去，尤吉善也。〉曰：勉升降以上下兮，〈勉，強也。上謂君，下謂臣也。〉求矩矱之所同。〈矩，法也。矱，於縛切，度也。言當自勉，上求明君，下索賢臣，與己合法度者，因與同志，共為化也。〉湯禹儼而求合兮，〈儼，敬也。合，匹也。〉摯皋繇而能調。〈摯，伊尹名，湯臣也。咎繇，禹臣也。調，和。言湯、禹至聖，猶敬承天道，求其匹合，得伊尹、咎繇，力能調和陰陽，而安天下。〉苟中情其好脩兮，何必用夫行媒。〈行媒，諭左右之臣也。言臣能中心常好善，則精感神明，賢君自舉用之，不必須左右薦達之。〉說操築於傅巖兮，〈說，傅說也。傅巖，地名。〉武丁用而不疑。〈武丁，殷之高宗也。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，操築作於傅巖。武丁思想賢者，夢得聖人，以其形像使求之，因得說，登以為公，道用大興，為殷高宗。〉呂望之鼓刀兮。〈呂，太公之氏姓也。鼓，鳴也。〉遭周文而得舉。〈言太公避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興，盍往歸之，至於朝歌，道窮困，自鼓刀而屠，遂西釣於渭濱。文王夢得聖人，於是出獵而遇之，遂載以歸，用為師。〉甯戚之謳歌兮，〈甯戚，衛人。〉齊桓聞以該輔。〈該，備也。甯戚脩德不用，退而商賈，宿齊東門外。桓公夜出，甯戚方飲牛，叩角而歌。桓公聞之，知其賢，舉用為卿，備輔佐也。〉及年歲之未晏兮，〈晏，晚也。〉時亦猶其未央。〈央，盡也。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，冀及年未晏晚，以成德化。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。〉恐鵜鴂之先鳴兮，〈鵜鴂，一名買　　，常以春分鳴也。鵜，弟。鴂，桂。〉使百草為之不芳。〈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，使百草華英摧落，芬芳不成。以喻讒言先，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。〉

何瓊佩之偃蹇兮，〈偃蹇，眾盛貌。〉眾菱然而蔽之。〈言我佩瓊玉，懷美德偃蹇，而眾人菱然而蔽之。傷不得施用也。〉惟此黨人之不亮兮，〈信，亮也。〉恐嫉妒而折之。〈言楚國之人，不尚忠信之行，恐妒我正直，欲必折挫而敗也。〉時繽紛其變易兮，又何可以淹留！〈言時俗溷濁，善惡變易，不可以久留，宜速去也。〉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為茅。〈荃、蕙，皆香草也。言蘭芷之草，變其體而不復香；荃蕙化而為茅，失其本性也。以言君子更為小人，忠信更為佞偽。〉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。〈言往昔芬芳之草，今皆直為蕭艾而已。以言往日明智之士，今皆佯愚。〉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脩之害也。〈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，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，害其善士之故。〉余以蘭為可恃兮，〈蘭，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。恃，怙也。〉羌無實而容長。〈實，誠也。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。可怙而進。不意內無誠信之實，但有長大之貌，浮華而已。〉委厥美以從俗兮，〈委，棄也。〉苟得引乎眾芳。〈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，隨從諂佞，苟欲引於眾賢之位，而無進賢之心也。〉椒專佞以慢慆兮，〈椒，楚大夫子椒也。慆，淫也。〉榝又欲充其佩幃。〈榝，茱萸也，似椒而非。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。幃，盛香之囊也。以喻親近。言子椒為楚大夫，處蘭芷之間，而行淫慢諂諛之志。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，皆使居親近，無有憂國之心。責之也。〉既干進而務入兮，〈干，求也。〉又何芳之能祗？〈祗，敬也。言子蘭、子椒苟欲求進，自入於君，身得爵祿而已，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。〉固時俗之從流兮，又孰能無變化？〈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，若水之流。二子復以諂諛之行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？疾之甚也。〉覽椒蘭其若茲兮，又況揭車與江離。〈言觀子椒、子蘭變節若此，豈況朝廷眾臣，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。〉惟茲佩之可貴兮，委厥美而歷茲。〈歷，逢也。茲，此也。言己內行忠正，外佩眾芳，此誠可貴，茲不遭明君，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。〉芳菲菲而難虧兮，〈虧，歇也。〉芬至今猶未沫。〈沫，已也。言己所行芬芳，誠難虧歇，至今猶未已也。〉和調度以自娛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〈言我雖不見用，猶和調己之行度，執守忠貞以自娛樂，且徐浮游以求同志。〉及余飾之方壯兮，周流觀乎上下。〈上謂君，下謂臣也。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，周流四方，觀君臣之賢，欲往就之。〉

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，歷吉日乎吾將行。〈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，歷善日，吾將去君而遠行。〉折瓊枝以為羞兮，〈羞，脯也。〉精瓊靡〈音糜〉以為糧〈音張。精，鑿也。靡，屑也。糧，糧也。言我將行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，精鑿玉屑以為儲糧，飲食香絜，冀以延年也。〉為余駕飛龍兮，雜瑤象以為車。〈象，象牙也。言我駕飛龍，乘明知之獸，載象玉之車，文章雜錯。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。〉何離心之可同兮，吾將遠逝以自疏。〈言賢愚異心，何可合同。知君與己殊志，故將遠去，自疏而流遁也。〉邅

吾道夫崑崙兮，〈邅，轉也。楚人名轉為邅。〉路脩遠以周流。〈言己設去楚國遠行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。其路長遠，周流天下，以求同志。〉揚雲霓之晻藹兮，〈揚，披也。晻藹，蓊鬱陰貌。〉鳴玉鸞之啾啾。〈鸞，鸞鳥也。以玉作之，著於衡，和著於軾。啾啾，鳴聲。言從崑崙將遂升天，披雲霓之蓊鬱，排群佞之黨群，鳴玉鸞之啾啾，而有節度也。〉朝發軔於天津兮，〈天津，東極箕斗之間，漢津也。〉夕余至乎西極。〈言己朝發天之東津，萬物所生；夕至地之西極，萬物所成。動順陰陽之道，且亟疾也。〉鳳皇翼其乘旂兮，〈翼，敬也。旂，旗也。畫龍蛇為旂。〉高翱翔之翼翼。〈翼翼，和貌也。言己動順天道，則鳳皇來隨我車。敬乘旂旗，高飛翱翔，翼翼而和。嘉忠正，懷有德也。〉忽吾行此流沙兮，〈流沙，沙流如水也。尚書曰：餘波入於流沙。〉遵赤水而容與。〈遵，循也。赤水，出崑崙。容與，遊戲貌也。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，遂循赤水而游戲。雖行遠方，動以清潔自洒飾也。〉麾蛟龍使梁津兮，〈舉手曰麾。小曰蛟，大曰龍。〉詔西皇使涉予。〈詔，告也。西皇，帝少皞也。涉，渡也。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，使少皞渡我，動與神獸聖王相接。言能渡萬人之厄。〉路脩遠以多艱兮，〈艱，難也。〉騰眾車使徑待。〈騰，過也。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，非人所能由。故令眾車先，使從邪徑以相待也。以言己所行車，遠莫能及。〉路不周以左轉兮，〈不周，山名，在崑崙山西北。轉，行也。〉指西海以為期。〈指，語也。期，會也。言己使語眾車，我所行之道，當過不周山而左行，俱會西海之上也。過不周者，言道不合於俗也。左轉者，言君行左乖，不與己同志也。〉屯余車其千乘兮，〈屯，陳也。〉齊玉軑〈音大〉而並馳。〈軑，轄也。言乃屯陳我車，前後千乘，齊以玉為車轄，並馳左右，從己者眾，皆有玉德，宜輔千乘之君。〉駕八龍之婉婉兮，〈婉婉，龍貌。〉載雲旗之委移。〈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，其狀婉婉；又載雲旗，委移而長也。駕八龍者，言己德如龍，可制御八方也。載雲旗者，言己德如雲雨，能潤施。〉抑志而弭節兮，神高馳之邈邈。〈邈邈，遠貌也。言己雖乘雲龍，猶自抑案，弭節徐行，高抗志行，邈邈而遠，莫能逮及。〉奏九歌而舞韶兮，〈九歌，九德之歌，禹樂也。九韶，舜樂也。尚書曰：簫韶九成。是也。〉聊假日以媮樂。〈言己德高智明，宜輔舜、禹以致太平，奏九德之歌、九韶之舞。而不遇其時，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。〉陟升皇之赫戲〈平聲〉兮，〈皇，皇天也。赫戲，光明之貌。〉忽臨睨〈五計〉夫舊鄉。〈睨，視也。舊鄉，楚國也。言己雖陟崑崙，過不周，度西海，舞九韶，升天庭，據光曜，不足以解憂；猶復顧楚國，愁且思也。〉僕夫悲余馬懷兮，〈僕，御也。懷，思也。〉蜷〈奇員〉局顧而不行。〈蜷局，詰屈不行貌也。屈原設去時離俗，周天匝地，意不忘舊鄉。望見楚國，僕御悲感，我馬思歸，蜷局詰屈而不肯行。此終志不失，以辭自見，以義自明也。〉

亂曰：〈亂，理也，所以發理詞指，總撮行要也。屈原舒肆憤懣，極意陳詞，或去或留，

文采紛華，然後結括一言，以明所趣。〉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〈已矣，絕望之詞也。無人，謂無賢人也。屈原言已矣者，我懷德不見用，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。自傷之詞也。〉又何懷乎故都！〈言眾人無有知己，己復何為思故鄉，念楚國也。〉既莫足與為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〈言時世人君無道，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，我將自沈汨淵，從彭咸而居處也。〉

文選考異

〈注「辟為幽也」：案：「為」字不當有，各本皆衍。楚辭注無。〉

〈紐秋蘭以為佩：袁本云逸作「紐」。茶陵本云五臣作「紉」，下「豈惟紐夫蕙茝」校語同。案：各本所見皆非也。此「紐」楚辭作「紉」，下載「舊音女陳反」，洪興祖補注「女鄰切」。又下文「矯菌桂以紉蕙兮」，各本盡作「紉」，蓋「紐」但傳寫偽耳。凡楚辭及善引逸注，不必全同。而文選今本傳寫之誤，或失文義，仍當相正。下倣此。〉

〈注「言己脩身清潔」：案：「潔」當作「絜」，各本皆誤。注多作「絜」，必逸自用「絜」，後改之，而「絜」、「潔」錯出，非。餘不更出。〉

〈何不改此度也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改」下有「其」字。案：袁用五臣也。校語云逸作「何不改此度也」，與尤正同。茶陵本以五臣亂之，非。楚辭「何不改乎此度也」，洪興祖本「何不改此度」，當各依其舊。讀者易惑，故詳出之。〉

〈注「以脩用天地之道」：何校「脩」改「循」，陳同。楚辭注作「循」。案：上云「遵循也」，「循」字是也，「循」、「脩」二字，群書多混。前人論之詳矣。〉

〈注「諭傾危也」：陳云「諭」，「喻」誤。又「風為號令，以諭君命，行媒諭左右之臣也」，同。案：「喻」「諭」通用，或逸自用「諭」，下「以諭國也」，「以諭君也」，「故以香為諭」，「故以諭君」，袁本皆作「諭」，茶陵本皆作「喻」。楚辭注亦「喻」、「諭」錯出。〉

〈注「言吞陰陽之精粲」：案：洪興祖本楚辭注無「言」字，「陰陽」作「正陰」，是也。各本及單行楚辭注皆誤。〉

〈注「哀念萬民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民」作「人」，下注「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」，又「觀萬民之中」，又「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」，同。案：「人」字是也。正文「人」亦善避諱改字，不得注作「民」。〉

〈眾女嫉余之娥眉兮：袁本、茶陵本「娥」作「蛾」，注同。案：楚辭作「蛾」。〉

〈悔相道之不察兮：袁本云：逸無「兮」字。茶陵本云五臣有「兮」字。案：二本非也。校語言逸本，猶其言善本，皆但據所見。楚辭有「兮」字。此尤延之校改正之。〉

〈注「言及旋我之車」：案：「及」當依楚辭注作「乃」。各本皆偽。〉

〈注「反迷己誤欲去之路」：案：「反迷己」當依楚辭注作「及己迷」。各本皆誤。〉

〈注「外有玉澤之質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外」作「內」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使家臣眾逢蒙」：案：當依楚辭注去「眾」字。各本皆衍。〉

〈注「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」：袁本、茶陵本無「絕」字。案：楚辭注有。〉

〈脩繩墨而不陂：袁本、茶陵本「陂」作「頗」，注同。案：此尤延之改也，楚辭正作「頗」。洪興祖云「頗」一作「陂」，為尤所據，謂引易曰「無平不頗」，其字宜作「陂」耳。詳逸引群經不必與今同，改者未是。「脩」當作「循」，袁本云逸作「脩」，茶陵本云五臣作「循」，詳逸注「循用先聖法度」，各本皆同，是逸作「循」，不作「脩」，校語所見，實傳寫偽也。單行楚辭注亦偽。洪興祖本作「循」，云「循」一作「脩」。〉

〈注「有道德之者」：何校「之」改「人」，陳同。茶陵本作「人」，袁本作「之」，楚辭注無此字。案：疑無者是也。〉

〈注「衣皆謂之襟」：案：「皆」當依楚辭注作「眥」。各本皆誤。文出爾雅釋器。考釋文「眥，才細反」，又「子移反」，不得作「皆」。詩鄭風正義引作「皆」，其誤正與此同。〉

〈注「言己睹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」：案：當依楚辭注「己」下添「上」字，「興」下去「天」字。各本皆誤。〉

〈注「情合真人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情」作「精」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淹塵埃而上征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淹」作「掩」。案：上「溘猶奄也」，各本皆同。疑此亦作「奄」，與楚辭注皆作「掩」者不同。〉

〈注「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」：袁本、茶陵本作「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」。案：二本是也，尤延之所校改，非，楚辭注可證。「南」下彼有「子」字，非。〉

〈注「乃維上天」：袁本、茶陵本作「雖乃通天」。案：今楚辭注作「維絕通天」，洪興祖本作「維絕乃通天」。補注云一無「絕」字，一本乃作「絕」。尤延之據淮南天文訓云「乃維上天」以校改，不知逸所引不必與今同也。〉

〈路曼曼其脩遠兮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曼曼」作「漫漫」，注同。案：楚辭作「曼」。洪興祖云釋文「曼」作「漫」云云，此蓋善「曼」，五臣「漫」，二本所見以五臣亂善，而失著校語。〉

〈注「淮南子言日出暘谷」：案：「暘」當作「湯」，各本皆偽。楚辭注作「湯」，此天文訓文，史記索隱引之，以明「湯谷」之有證，淮南不作「暘」也。天問云「出自湯谷」，楚辭亦不作「暘」也。吳都賦「包湯谷之滂沛」，歎逝賦「望湯谷以企予」，文選亦不作「暘」也。唯五臣不知有「湯谷」，凡遇此字，必用古文堯典改為「暘」，袁、茶陵二本校語可考。善注中「湯」字亦間為所亂，猶今本淮南之為後人改作「暘」矣。又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子」字，是也。楚辭注有，與此同衍。〉

〈注「皆出仁義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仁義」作「於仁」。案：二本是也。楚辭注作「於仁義」，亦衍「義」字。〉

〈注「淮南曰弱水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曰」作「言」。案：二本是也。以此例之，上注「淮南子曰白水」云云，「子曰」二字，亦當作「言」。各本皆誤。楚辭注二處皆作「

子言」，亦衍「子」字。〉

〈注「洧盤水名也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盤」作「槃」，是也。案：此因正文五臣作「盤」誤混善注。楚辭作「盤」。洪興祖曰「盤」一作「槃」。〉

〈注「來去相棄」：案：當依楚辭注「來」下有「違」字。各本皆脫。洪興祖本作「來復棄去」，殊誤。〉

〈注「偃蹇高意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意」作「貌」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」：案：「惡鳥」當依楚辭注作「運日」，此因五臣向注作「惡鳥」，不知者誤混善注。又「明」當依楚辭注作「羽」，亦不知者因形近誤之。各本誤皆同。〉

〈注「受禮遺將」：案：「將」下當依楚辭注有「行」字。各本皆脫。〉

〈注「少康留止有虞」：案：「少」上當依楚辭注有「幸若」二字。各本皆脫。〉

〈注「是不欲遠去貌」：案：「貌」當依楚辭注作「意」。各本皆誤。〉

〈注「懷襄二世不明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世」作「葉」。案：二本是也。此亦善避諱改字。〉

〈注「糈精美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美」作「米」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紛然近我」：茶陵本「近」作「迎」，是也。袁本亦誤「近」。案：楚辭注作「迎」。〉

〈注「知己之意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意」作「志」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告我當去尤吉善也」：何校改「尤」作「就」。陳云楚辭注作「就」為是。各本皆偽。〉

〈注「力能調和陰陽」：陳云「力」，「乃」誤，是也。楚辭注作「乃」。各本皆偽。〉

〈注「言臣能中心常好善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臣」作「誠」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甯戚方飲牛」：茶陵本「飲」作「飯」，是也。袁本亦誤「飲」。案：楚辭注作「飯」。〉

〈注「鶤弟鴃桂」：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四字，有「弟」、「桂」二字音在正文下。案：二本乃五臣音也，詳此篇注中諸音切。蓋善既載王汪，兼載舊音，今本改易刪削，多失其真，無以正之。此四字或善所有，恐當如「筵音廷」、「篿音專」之例，單行楚辭「鶤」作「鵾」，下載「舊音云，鵾，題音；鴃，決音」，文既互異，難以為證矣。〉

〈又「況揭車與江蘺」：案：「蘺」當作「離」，上「扈江離」無「艸」，似不當歧異也。楚辭二字皆作「離」。洪興祖補注云文選「離」作「蘺」，謂五臣也。袁、茶陵二本正如此，但皆不著校語，蓋非。〉

〈注「此誠可貴茲」：袁本、茶陵本「茲」作「重」，是也。案：此尤本誤字。〉

〈注「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」：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。案：此尤延之據楚辭注添之，詳文義，當是二本脫也。〉

〈揚雲霓之晻藹兮：茶陵本「揚」下有「志」字。校語云五臣無。袁本校語云逸有。案：二本非也，楚辭無，此尤延之校改正之。洪興祖云一本「揚」下有「志」字，即指袁、茶陵校語所見而言，實誤本也。〉

〈注「平聲」：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聲」字。案：此疑是五臣音，單行楚辭亦不載。凡音之在正文下者，均非善舊。蓋合併六家，每因正文下已有五臣刪削注中之善，而善與五臣始糾錯不分。逮後單行善本，又於正文下音多所刪削，於是或真善音以改易其處而被去，或非善音而刪削不及則仍存，均難以一一考之矣。全書袁、茶陵音與尤每不同者，此其大概也。為之舉例，不更悉論云。〉

九歌四首

〈序曰：九歌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南郢之邑，其俗信鬼而好祠。其祠必作樂鼓舞，因為作九歌之曲，託之以諷諫也。〉

屈平

王逸注

東皇太一

吉日兮辰良，〈日，謂甲乙；辰，謂寅卯也。〉穆將愉兮上皇。〈穆，敬也。愉，樂也。上皇，謂東皇太一也。言己將脩祭祀，必擇吉辰之日，齊戒恭敬，以晏樂天神。〉撫長劍兮玉珥，〈撫，持也。珥，謂劍鐔也。劍者，所以威不服，衛有德，故撫持之也。〉璆鏘鳴兮琳琅。〈璆、琳琅，皆美玉名也。鏘，佩聲也。詩曰：佩玉鏘鏘。言己供神有道，乃使靈巫佩持好劍，以辟邪惡；垂眾佩，周旋而舞動，鳴五玉，鏘五音而和，且有節度。〉瑤席兮玉瑱，盍將把兮瓊芳？〈盍，何不也。把，持也。瓊，玉枝也。言己脩飾清潔，以瑤玉為席，美玉為瑱。靈巫何不持乎？乃把玉枝以為香。〉蕙肴蒸兮蘭藉，〈蕙肴，以蕙草蒸肉也。藉，所以藉飯食也。易曰：藉用白茅。〉奠桂酒兮椒漿。〈桂酒，切桂以置酒中也。椒漿，以椒置漿中也。言己供待彌敬，及以蕙蒸肴，芳蘭為藉，進桂酒椒漿，以備五味也。〉揚枹兮拊鼓，〈拊，擊也。〉疏緩節兮安歌，〈疏，希也。言膳既具，不敢寧處，親舉枹擊鼓，使靈巫緩節而舞，徐歌相和，以樂神也。〉陳竽瑟兮浩倡。〈浩，大也。言己陳列竽瑟，大倡作樂，以自竭盡也。〉靈偃蹇兮姣服，〈靈，謂巫也。偃蹇，舞貌也。姣，好也。服，飾也。〉芳菲菲兮滿堂。〈菲菲，芳貌也。言乃使姣好之巫，被服盛飾，舉足奮袂，偃蹇而舞，芬芳菲菲，盈滿堂室也。〉五音紛兮繁會，〈五音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紛，盛貌也。繁，眾也。〉君欣欣兮樂康。〈欣欣，喜貌。康，樂也。言己重作眾樂，合會五音，紛然盛美，神以歡欣，猒飽喜樂，則身蒙慶祐，家受多福也。屈原以為神無形聲，難事易失。然人竭心盡禮，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，自傷履行忠誠，以事於君，不見信任，而身放逐，以危殆也。〉

雲中君

浴蘭湯兮沐芳，華采衣兮若英。〈華采，五色也。若，杜若也。言己將脩饗祭以事靈神，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，沐香芷，衣五采華衣，飾以杜若之英，以自絜飾。〉靈連蜷〈巨

員反〉兮既留，〈靈，巫也。楚人名巫為靈子。連蜷，巫迎神道引貌也。既，已也。留，止也。〉爛昭昭兮未央。〈爛，光貌也。昭昭，明貌也。未央，未已也。巫執事肅敬，奉迎導引神，顏貌矜莊，形體連蜷。神則歡喜，安留見止。見其光容，爛然昭明，長無極已。〉蹇將憺兮壽宮，〈蹇，詞也。憺，安也。壽宮，供神之處也。祠祀皆欲得壽，故名為壽宮也。言雲神既至，在於壽宮，歆饗酒食，憺然安樂，無有去意也。〉與日月兮齊光。〈齊，同也。光，明也。言雲神豐隆，爵位尊高，乃與日月同光明也。夫雲興而日月暗，雲藏而日月明，故言齊光也。〉龍駕兮帝服，〈龍駕，言雲神駕龍。帝，謂五方之帝也。服，飾也。言天尊雲神，使之乘龍。兼衣，言青黃五采之色，與五方帝同服也。〉聊翱游兮周章。〈聊，且也。周章，猶周流也。言雲神居無常處，動則翱翔周流往來，且游且翱也。〉靈皇皇兮既降，〈靈，謂雲神也。皇皇，美貌也。降，下也。言神來下，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。〉猋遠舉兮雲中。〈猋，去疾貌。雲中，其所居也。言雲神往來急疾，飲食既飽，猋然遠舉，復還其處。〉覽冀州兮有餘，〈覽，望也。兩河間曰冀州。餘，猶他方也。言雲神所在高邈，乃望於冀州，尚復見他方也。〉橫四海兮焉窮。〈窮，極也。言雲神出入奄忽，須臾之間，橫行四海，安有窮極者也。〉思夫君兮太息，〈君，謂雲神。〉極勞心兮　　。〈　　，憂心貌也。屈原見雲一動千里，周遍四海，想得隨從，觀望四方以忘己憂。思而念之，終不可得。故太息而歎，中心煩勞而　　。〉

湘君

君不行兮夷猶，〈君，謂湘君也。夷猶，猶豫也。言湘君所在，土地肥饒，又有嶮岨，故其神常安，不肯游蕩。既設祭祀，使巫請呼之，尚復猶豫。〉蹇誰留兮中洲？〈蹇，詞也。留，待也。中洲，洲中也。水中可居者為洲。言湘君蹇然難行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？以為堯二女妻舜，有苗不服，舜往征之，二女從而不反，道死於沅、湘之中，因為湘夫人也。所留蓋謂此二女。〉美要眇兮宜脩，〈要眇，好貌也。脩，飾也。言二女之貌，要眇而好，又宜脩飾也。〉沛〈普賴〉吾乘兮桂舟。〈沛，行貌也。舟，船也。吾，屈原自謂也。言己雖在湖澤之中，猶乘桂木之船，沛然而行。〉令沅湘兮無波，〈沅、湘，水名。〉使江水兮安流。〈言己乘船常恐危殆，願君令沅、湘無波涌，使江順徑徐流，則得安也。〉望夫君兮歸來，〈君，謂湘君。〉吹參差兮誰思！〈參差，洞簫也。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，則吹簫作樂，君當復誰思念？〉駕飛龍兮北征，〈屈原思神略垂，意念楚國，駕飛龍北行，還亟歸故居也。〉邅吾道兮洞庭。〈邅，轉也。洞庭，太湖也。言己欲乘龍而歸，不敢隨從大道，願轉江湖之側，安委曲之徑，欲急至也。〉薜荔拍兮蕙綢，〈薜荔，香草也。拍，搏壁也。綢，縛束也。詩曰：綢繆束楚。〉承荃

橈兮蘭旌。〈荃，香草也。橈，小楫也。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，蕙草縛屋；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櫂，蘭為旌旆，動以香絜自脩飾。〉望涔陽兮極浦，〈涔陽者，江崎名也。近附郢。極，遠也。浦，涯水也。〉橫大江兮揚靈。〈靈，精誠也。屈原思念楚國，願乘輕舟，上望江海之遠浦，附郢之崎，以泄憂念。橫度大江，揚己精誠，冀能感寤懷王，使還己也。〉揚靈兮未極，〈極，已也。〉女嬋媛兮為余太息。〈女，謂女嬃也，屈原姊也。嬋媛，猶牽引也。言己遠揚精神，雖欲自竭盡，終無從達。故女嬃牽引責之，數為己太息悲毒，欲使屈原改性易行，隨風俗也。〉橫流涕兮潺湲，〈潺湲，流貌也。屈原感女嬃之言，亦欲變節，而意不能改，內自悲傷，涕泣橫流。〉隱思君兮陫〈符沸〉側。〈君，謂懷王也。陫，陋也。言己雖見放棄，隱伏山野，猶從側陋之中，思念君也〉桂櫂兮蘭枻，〈櫂，楫也。枻，船傍板。〉斲冰兮積雪。〈斲，斫也。言己乘船，遭天盛寒，舉其楫斲斫冰凍，紛然如積雪。言己勤苦。〉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〈搴，手取也。芙蓉，荷華也，生水中。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，以事於君，其志不合，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，登山緣木而采芙蓉，固不可得。〉心不同兮媒勞，〈言婚姻所好，心意不同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。屈原自喻行與君異，終不可合，亦疲勞而已。〉恩不甚兮輕絕！〈言人交接初淺，恩不甚篤，則輕相與離絕也。言己與君同姓共祖，無離絕之義。〉石瀨兮淺淺〈音牋，瀨，湍也。淺淺，流疾貌。〉飛龍兮翩翩。〈屈原憂愁，俯視川水，見石瀨淺淺，疾流而下，將有所至。仰見飛龍翩翩而上，將有所登。自傷棄在草野，終無所登至也。〉交不忠兮怨長，〈交，友也。忠，厚也。朋友相與不厚，則長相怨恨也。言己執履忠貞，雖獲罪過，不敢怨恨於眾人。〉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。〈閒，暇也。言君常與己期，欲共為治。後以讒言之故，更告我以不閒暇，遂以疏遠。〉朝騁騖兮江皋，〈朝，以喻己盛也。澤曲曰皋。言己願及朝，明己年盛時，任重馳騁，以行道德。〉夕弭節兮北渚。〈弭，安也。渚，水涯也。夕以喻衰，言日夕將暮，己已衰老，弭情安意，終於草野。〉鳥次兮屋上，〈次，舍也。過信為次。〉水周兮堂下。〈周，旋也。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，眾鳥舍止我之屋上，流水周旋己之堂下。自傷與鳥獸魚鱉為伍。〉捐余玦兮江中，〈玦，玉佩也，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。故與環即還，與玦即去也。〉遺余佩兮澧浦。〈遺，離也。佩，瓊琚之屬也。言己雖見放逐，常思念君，設欲遠去，猶捐玦佩置於水涯，冀君求己，示有還意。〉采芳洲兮杜若，〈芳洲，香草叢生水中之處。〉將以遺兮下女。〈遺，與也。女，陰也，以喻臣。謂己之儔匹也。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，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，思與同志，終不更變。〉時不可兮再得，〈言日不再中，年不再盛也。〉聊逍遙兮容與。〈逍遙，游戲也。言天時不再至，人年不再盛，己既老矣，不遇於時，聊且逍遙而游，容與而戲，以待天命之至也。〉

湘夫人

帝子降兮北渚，〈帝子，謂堯女也。降，下也。言堯二女娥皇、女英，隨帝不反，墮於湘水之渚，因為湘夫人。〉目眇眇兮愁予。〈眇眇，好貌也。予，屈原自謂也。堯二女儀德美好，眇然絕異，又配帝舜，而乃沒命水中。屈原自傷，不遭值堯而遇暗君，亦將沈身湘流，故曰愁我也。〉嫋嫋兮秋風，〈嫋嫋，秋風搖木貌。〉洞庭波兮木葉下。〈言秋風疾則草木搖，湘水波而樹葉落矣。以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。〉登白蘋兮騁望，〈蘋，草，秋生。騁，平也。〉與佳期兮夕張。〈佳期，謂湘夫人也。不敢指斥尊者，故言佳也。張，施也。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，脩設祭具，夕早洒掃，張施帷帳，與夫人期歆饗之也。〉鳥萃兮蘋中，〈萃，集也。〉罾何為兮木上？〈罾，魚網也，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，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。以喻所願不得，失其所也。〉沅有芷兮澧有蘭，〈言沅水之中，有盛茂之芷，澧水之外，有芬芳之蘭，異於眾草。以興湘夫人美好，亦異於眾人。〉思公子兮未敢言。〈公子，謂湘夫人也。重以卑說尊，故變言公子也。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。二女雖死，猶思其神。所以不敢達言者，士當須介，女當須媒也。〉慌忽兮遠望，觀流水兮潺湲。〈言神鬼荒忽，往來無形。近而視之，彷彿若存；遠而望之，但見水流潺湲也。〉麋何為兮庭中，〈麋，獸名。〉蛟何為兮水裔？〈蛟，龍類也。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，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，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，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。〉朝馳余馬兮江皋，夕濟兮西澨。〈濟，渡也。澨，水涯。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。〉聞佳人兮召予，〈予，屈原自謂也。〉將騰駕兮偕逝。〈偕，俱也。逝，往也。屈原幽居草澤，思神念鬼，冀湘夫人有命呼己，則願騰駕而往，不待侶偶也。〉築室兮水中，葺之兮以荷蓋。〈屈原困於世上，願築室水中，託附神明而居處也。〉荃壁兮紫壇，〈以荃草飾室壁，累紫貝為壇。〉播芳椒兮成堂。〈布香椒於堂上。〉桂棟兮〈以桂木為屋棟。〉蘭橑，〈以木蘭為椽。〉辛夷楣兮〈辛夷，香草。以作戶楣。〉葯房。〈葯，白芷也。房，室也。〉罔薜荔兮為帷，〈罔，結也。結薜荔為帷帳。〉擗蕙櫋兮既張。〈擗，折也。以折蕙覆櫋屋。〉白玉兮為鎮，〈以玉鎮坐席。〉疏石蘭以為芳。〈石蘭，香草。疏，布陳也。〉芷葺兮荷屋，〈葺，蓋屋也。〉繚之兮杜衡。〈繚，縛束也。杜衡，香草也。〉合百草兮實庭，〈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。〉建芳馨兮廡門。〈馨，香之遠聞者也。積之以為門廡也。屈原生遭濁世，憂愁困極，意欲隨從鬼神，築室水中，與湘夫人比鄰而處。然猶積眾芳以為殿堂，脩飾彌盛，行善彌高也。〉九嶷繽兮並迎，〈九嶷，山名。舜所葬也。〉靈之來兮如雲。〈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，則百神侍送，眾多如雲。〉捐余袂兮江中，〈袂，衣袖也。〉遺余褋兮澧浦。〈褋，襜褕也。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，舜復迎之而去。窮困無所依，故欲捐棄衣物，裸身而行，將適九夷也。〉搴汀洲兮杜若，〈汀，平也。〉將以遺兮遠者。

〈遠者，謂高賢隱士也。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，猶求高賢之士，采平洲香草以遺之，共與修道德也。〉時不可兮驟得，〈驟，數也。〉聊逍遙兮容與！〈言富貴有命，天時難值，不可數得，聊且游戲，以盡年壽也。〉

〈文選考異〉

〈注「必擇吉辰之日」：何校「辰」改「良」。案：楚辭注作「良」，何據之，是也。各本皆偽。〉

〈注「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」：案：當依楚辭注去「言」字。各本皆衍。〉

〈望夫君兮歸來：袁本「歸」作「未」，云逸作「歸」。茶陵本云五臣作「未」。案：各本所見皆非也。詳逸注「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」，是逸作「未」，不作「歸」，但傳寫誤耳。楚辭作「未」，洪興祖云「未」一作「歸」，亦非。〉

〈注「屈原思神略垂」：案：「垂」當依楚辭注作「畢」，讀於「畢」字句絕。各本皆誤。少司命「悲莫悲兮」句注亦有此語，可證。〉

〈承荃橈兮蘭旌：案：「承」，衍字也，楚辭無。洪興祖補注云諸本或云「乘荃橈」，「乘」一作「承」，或云「采」，皆後人增。其說是也。因逸注有「乘舟船」之語，誤添正文耳：後又作「承」，即此本；又作「采」，即五臣本也。袁本云逸作「承」。茶陵本云五臣作「采」。據所見為校語，非。〉

〈鳥萃兮蘋中：何校「萃」上添「何」字，陳同。案：楚辭有「何」字。又洪興祖云一本「萃」上有「何」字，何、陳據之也。袁、茶陵本皆無，洪興祖本楚辭亦無。此仍當各依其舊，不必添也。〉

〈慌忽兮遠望：案：「慌」當作「荒」，詳逸注云「言神鬼荒忽」。各本皆作「荒」，是善作「荒」也。袁、茶陵二本正文作「慌」，所載五臣向注字同，是五臣作「慌」也。單行楚辭作「慌惚」，下載「舊校一作荒忽」。洪興祖本作「荒忽」，云「荒一作慌」，「忽一作惚」，「荒」、「慌」同字。但既善「荒」，五臣「慌」，便屬分別，不因同字而可相亂也。凡善、五臣之所謂異，皆準此例矣。〉

〈注「擗折也」：茶陵本「折」作「析」，是也。袁本亦誤「折」，下同。〉

〈疏石蘭以為芳：何校「以」改「兮」。案：楚辭「以」作「兮」，何據之也。袁本「兮」「以」兩有，云逸無「兮」。茶陵本云五臣有「兮」。據所見為校語也。洪興祖云一本「兮」下有「以」字，即五臣本。一云「疏石蘭以為芳」，即此本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